

南天門

道情傑作
長篇說部

西遊記

第三冊

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新式
標點
西遊記

明吳承恩原著 申江劉天慧標點

第五十一回

心猿空用千般計

水火無功難煉魔

話說齊天大聖空着手，敗了陣，來坐於金鑊山後，撲梭梭兩眼滴淚，叫道：「師父啊！指望和你……

佛恩有德，有和融，同幼同生，意莫窮。同住同修，同解脫，同慈同念，顯靈功。同緣同相，心真契，同見同知道。豈料如今無拄杖，空擎赤脚怎興隆？」

大聖悽慘多時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那妖精認得我，我記得他在陣上誇獎道：『真個是闔天宮之類。』這等看來，決不是凡間怪物，定然是天上兇星。想因思凡下界，又不知是那裏降下來魔頭？且須上界去查勘查勘。」行者這纔是以心問心，自張自主，急翻身，縱起祥雲，直至南天門外，忽擡頭見廣目天王當面迎着，長揖道：「大聖何往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事要見玉帝，你在此何幹？」廣目道：「今日輪該巡視南天門。」說未了，又見那馬趙溫關四大元帥作禮道：「大聖失迎，請待茶。」行者道：「有事哩。」遂辭了廣目，並四元帥，竟入南天門裏，直至靈霄殿外，果又見張道陵、葛仙翁、許旌陽、丘弘濟、四天神，並南斗六司、北斗七元，都在殿前迎着行者，一齊起手道：「大聖如何到此？」又問：「保唐僧之功完否？」行者道：「早哩，早哩！路遙魔廣，纔有一半之功。見如今阻住在金鑊山金鑊洞，有一個咒怪，把唐師父拿於洞裏，是老孫尋上門，與他交戰一場，那獸神通廣大，

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了。因此難縛魔王，疑是上界那個兇星思凡下界，又不知是那裏降來的魔頭。老孫因此來尋尋玉帝，問他個錯不嚴。許旌陽笑道：「這猴頭還是如此放刁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放刁，我老孫一生是這口兒緊些，纔尋的着個頭兒。」張道陵道：「不消多說，只與他傳報便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多謝多謝。」

當時四天神師傳奏靈霄，引見玉帝。行者朝上唱個大踏道：「老官兒，累你累我，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，一路凶多吉少，也不消說。於今來在金嶺山金嶺洞，有一兇怪，把唐僧拿在洞裏，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，是老孫尋上他們，與他交戰。那怪神通廣大，把我金箍棒搶去，因此難縛妖魔。那怪說有些認得老孫，我疑是天上兇星思凡下界，爲此特來啟奏。伏乞天尊垂慈洞鑒，降旨查勘兇星，發兵收剿妖魔。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。」却又打個深躬道：「以聞。」旁有葛仙翁笑道：「猴子是何前倨後恭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不是甚前倨後恭，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。」彼時玉皇天尊聞奏，即忙降旨：「可韓司知道，既如悟空所奏，可速查諸天星斗，各宿神王有無思凡下界，隨即覆奏施行，以聞。」

可韓丈人真君領旨，當時即同大聖去查。先查了四天天門，門上神王官吏，次查了三微垣，垣中大小羣真。又查了雷霆官將，陶張辛邱苟畢龐劉，最後纔查三十三天天天自在。又查三十八宿，東七宿，句亢氏房心尾箕西七宿，斗牛女虛危室壁，南七宿，北七宿，宿宿安寧。又查了太陽太陰水火木金土七政，羅候計都炁孛四餘，滿天星斗，並無思凡下界。行者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老孫也不消上那靈霄寶殿，打擾玉皇大帝，深爲不便。你自回旨去罷，我只在此等你回話便了。」那可韓丈人真君依命，孫行者等候良久，作詩紀興曰：

風清雲霽樂昇平，神靜星明顯瑞禎。河漢安寧天地泰，五方八極假戈旌。

那可韓司丈人真君歷歷查勘，回奏玉帝道：「滿天星宿不少，各方神將皆存，並無思凡下界者。」玉帝聞

奏：『着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，下界擒魔去也。』四大天師奉旨意，即出靈霄寶殿，對行者道：『大聖啊，玉帝寬恩，言天宮無神思，凡着你挑選幾員天將，擒魔去哩。』行者低頭暗想道：『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，勝似老孫者少。想我鬧天宮時，玉帝遣十萬天兵，佈天羅地網，更不曾有一將敢與我比手。向後來調了小聖二郎，方是我的對手。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強似老孫，却怎麼得能殺取勝？』許旌陽道：『此一時彼一時，大不同也。常言道：『一物降一物哩。』你且違了旨意，但憑高見，選用天將，勿得遲疑誤事。』行者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深感上恩，果是不好違旨。一則老孫又不可空走這遭，煩旌陽轉奏玉帝，只教托塔李天王與哪吒太子去罷，他還有幾件降妖兵器，且下界與那怪見一仗，以看如何。果若擒得住他，是老孫之幸，若不能，那時再作區處。』

真個那天師啟奏了玉帝，玉帝即命李天王父子，率領衆部天兵，與行者助力。那天王即奉旨來會行者。行者又對天師道：『蒙玉帝遣差天王，謝謝不盡。還有一事，再煩轉達，但得兩個雷公使用，等天王戰鬥之時，教雷公在雲端裏下個雷掃，照頂門上鎚死那妖魔，深爲良計也。』天師笑道：『好好好！』天師又奏，玉帝傳旨，教九天府下點鄧化、張蕃二雷公，與天王合力縛妖救難。遂與天王、孫大聖徑下南天門外，頃刻而到。行者道：『此山便是金鰲山，山中間乃是金鰲洞，列位商議，却教那個先去索戰？』天王停下雲頭，扎住天兵，在於山南坡下道：『大聖素知小兒哪吒，曾降九十六洞妖魔，善能變化，隨身有降妖兵器，須教他先去出陣。』行者道：『既如此，等老孫引太子去來。』

那太子抖擻雄威，與大聖跳在高山，竟至洞口。但見那洞門緊閉，行者上前高叫：『潑魔！快開門！還我師父來也！』那洞裏把門的小妖看見急報道：『大王！孫行者領着一個小童男，在門前叫戰哩。』那魔王道：『這猴子鐵棒被我奪了，空手難爭，想是請得救兵來也。』叫：『取兵器！』魔王綽鎗在手，走到門外觀看那小童

男，生得相貌清奇，十分精壯。真個是：

玉面嬌容如滿月，朱唇方口露銀牙。眼光掣電睛珠暴，額闊凝霞鬢髻鬆。繡帶舞風飛彩焰，錦袍映日放金花。環繞灼灼攀心鏡，寶甲輝輝襯戰靴。身小聲洪多壯麗，三天護教惡哪吒。

魔王笑道：「你是李天王第三個孩兒，名喚哪吒太子，却如何到我這門前呼喝？」太子道：「因你這魔魔作亂，陷害東土聖僧，奉玉帝金旨，特來拿你！」魔王大怒道：「你想是孫悟空請來的，我就是那聖僧的魔頭哩。量你這小兒，曹有何武？敢出胡言，不要走吃吾一鎗！」這太子使斬妖劍，劈手相迎。他兩個搭上手，却纔賭鬥。那大聖急轉山坡，叫「雷公何在？快早去着妖魔，下個雷掇，助太子降伏來也！」鄧張二公，即踏雲光，正欲下手，只見那太子使出法來，將身一變，變作三頭六臂，手持六般兵器，望妖魔砍來。那魔王也變作三頭六臂，三柄長鎗抵住。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，將六般兵器拋將起去，是那六般兵器，却是砍妖劍、斬妖刀、縛妖索、降魔杵、繡毬、火輪兒，大叫一聲：「變！」一變十，十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都是一般兵器，如驟雨冰雹紛紛密密，望妖魔打將去。那魔王公然不懼，一隻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來，望空拋起，叫一聲：「着！」叻喇的一下，把六般兵器套將下來。慌得那哪吒太子，赤手逃生，魔王得勝而回。

鄧張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：「早是我先看陣勢，不曾放了雷掇。假若被他套將去，却怎麼回見天尊？」二公按落雲頭，與太子來山南坡下，對李天王道：「妖魔果神通廣大。」悟空在旁笑道：「那鄧神通也只如此，怎奈那個圈子利害，不知是甚麼寶貝，丟起來善套諸物。」哪吒恨道：「這大聖甚不成人，我等折兵敗陣，十分煩惱，都只爲你。你反喜笑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說煩惱，終然我老孫不煩惱。我如今沒計奈何，哭不得，所以只得笑也。」天王道：「似此怎生結果？」行者道：「憑你等再怎計較，只是圈子套不去的，就可拿住他了。」

天王道：「套不去者，惟水火最利。」常言道：「水火無情。」行者聞言道：「說得有理，你且穩坐在此，待老孫再上天走來。」鄧張二公道：「又去做甚的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這去，不消啟奏玉帝，只到南天門裏上形華宮，請勞惑火德星君，來此放火燒那怪物一場。或者連那圈子燒做灰燼，捉住妖魔。一則取兵器還汝等，歸天。二則可解脫吾師之難。」太子聞言甚喜道：「不必遲疑，請大聖早去早來，我等只在此拱候。」

行者縱起祥光，又至南天門外，那廣目與四將迎道：「大聖如何又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李天王着太子出師，只一陣，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都擄去了，我如今要到形華宮，請火德星君助陣哩。」四將不敢久留，讓他進去。至形華宮，只見那火部衆神，即入報道：「孫悟空欲見主公。」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，整衣出門迎進道：「昨日可韓司省點小宮，更無一人思凡。」行者道：「已知，但李天王與太子敗陣，失了兵器，特來請你救援救援。」星君道：「那瞞天乃三壇海會大神，他出身時，曾降九十六洞妖魔，神通廣大，若他不能，小神又怎敢望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因與李天王計議，天地間至利者，惟水火也。那怪物有一個圈子，善能套人的物件，不知是甚麼寶貝，故此說火能滅諸物，特請星君領火部到下方，縱火燒那妖魔，救我師父一難。」火德星君聞言，即點本部神兵，同行者到金靈山南坡下，與天王雷公等相見了。天王道：「孫大聖，你還去叫那厮出來，等我與他交戰，待他拿動圈子，我却閃過，教火德星君燒他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正是，我和你來。」火德星君、鄧張二公立於高峯之上，與他挑戰。這大聖到了金靈洞口，叫聲：「開門！快早還我師父！」那小怪又急急報道：「孫悟空又來了！」那魔帥衆出洞，見了行者道：「你這潑猴，又請了甚麼兵來耶？」這驍麻轉上托塔天王，喝道：「潑魔，頭認得我麼？」魔帥笑道：「李天王，想是要與你令郎報仇，欲討兵器麼？」天王道：「一則報仇要兵器，二來是拿你救唐僧，不要走吃吾一刀！」那怪物側身躲過，挺長鎗，隨手相迎。他兩個在洞前，這場好殺，你看那：

天王刀砍妖怪鎗迎。刀砍霜光噴烈火，鎗迎銳氣迸愁雲。一個是金甕山生成的惡怪，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天神。那一個因欺禪性施威武，這一個爲救師災展大輪。天王使法飛沙石，魔怪爭強播土塵。播土能教天地暗，飛沙善着海江渾。兩家努力爭功蹟，皆爲唐僧拜世尊。

那孫大聖，見他兩個交戰，即轉身跳上高峯，對火德星君道：「三炁用心者！你看那妖魔與天王正鬥到好處，却又取出圈子來。」天王看見，即撥祥光，敗陣而走。這高峯上火德星君忙傳號令，教一衆部火神，一齊放火。這一場真個利害，好火。

經云：南方者火之精也。雖星君之火，能燒萬頃之田，乃三炁之威，能變百端之火。今有火鎗、火刀、火弓、火箭，各部神祇所用不一，但見那半空中，火鴉飛噪，滿山頭，火馬奔騰，雙雙赤鼠，對對火龍。雙雙赤鼠噴烈焰，萬里通紅；對對火龍吐濃烟，千方共黑。火車兒推出，火葫蘆撒開，火旗搖動，一天霞火棒攪行，益地燎說甚麼寧威鞭牛，勝強似周郎赤壁。這個是天火非凡，真利害，烘烘滅滅，火風紅。

那妖魔見火來時，全無恐懼，將圈子望空拋起，唵一聲，把這火龍、火馬、火鴉、火鼠、火刀、火弓、火箭，一圈子又套將下去。轉回本洞，得勝收兵。這火德星君手執着一桿空旗，招回衆將，會合天王等，坐於山南坡下，對行者道：「大聖啊，這個兇魔，真是罕見，我今折了火具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須報怨，列位且請寬坐坐，老孫再去來。」天王道：「你又往那裏去？」行者道：「那怪物既不怕火，斷然怕水，常言道：『水能克火。』」等老孫去北天門裏，請水德星君施佈水勢，往他洞裏一灌，把魔王淹死，取物件還你們。」天王道：「此計雖妙，但恐連你師父都淹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沒事，淹死我師，我自有個法兒，教他活來。如今積邊列位，甚是不當。」火德道：「既如此，且請行請行。」

好大聖，又駕筋斗雲，竟到北天門外。忽擡頭，見多聞天王向前施禮道：「孫大聖何往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一事要入烏浩宮，見水德星君。你在此作甚？」多聞道：「今日輪該巡視。」正說處，又見那龐劉苟畢四大天將，進禮邀茶。行者道：「不勞不勞，我事急矣。」遂別却門神，直至烏浩宮，着水部衆神即時通報。衆神報道：「齊天大聖係悟空來了！」水德星君聞言，即將查照四海五湖八河四瀆，三江九派，並各處龍王俱遣退。整冠束帶，接出宮門，迎進宮內道：「昨日可韓司查勘小宮恐有本部之神，思凡作怪，正在此點查江海河瀆之神，尚未完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，此乃廣大之精。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，並兩個雷公下界擒拿，被他弄個圈子，將六件神兵套去。老孫無奈，又上彤華宮，請火德星君，帥火部衆神放火。又將火龍火馬等物，一圈子套去。我想此物既不怕火，必然怕水，特來告請星君施水勢，與我捉那妖精，取兵器歸還天將。吾師之難，亦可救也。」水德聞言，即令黃河水伯神王，隨大聖去助功。水伯自衣箱中取出一個白玉盃道：「我有此物盛水。」行者道：「看這盃兒能盛幾何？妖魔如何擒得？」水伯道：「不瞞天聖說，我這一盃，乃是黃河之水。半盃就是半河，一盃就是一河。」行者喜道：「只消半盃足矣。」遂辭別水德，與黃河神擘離天關。那水伯將孟兒望黃河，舀了半盃，跟大聖至今觀山。

向南坡下見了天王太子，雷公火德，具言前事。行者道：「不必細講，且教水伯跟我去，待我叫開他門，不要等他出來，就將水往門裏一倒。那怪物一窩子，可都淹死。我却去撈師父的屍首，再救活不遲。」那水伯依命，緊隨行者，轉山坡，竟至洞口，叫聲：「妖怪開門！」那把門的小妖，聽得是孫大聖的聲音，急又去報道：「孫悟空又來矣！」那龐聞說，帶了寶貝，綽鎗就走。響了一聲，開了石門。這水伯將白玉盃向裏一傾，那妖見是水來，撒了長鎗，即忙取出圈子，攔住二門。只見那股水，骨都都的只往外泛將出來，攔得孫大聖急縱筋斗，與水伯跳

在高峯。那天王同衆都駕雲停於飛峯之前，觀看那水洩濤泛，漲着實狂瀾，好水，真個是：

一勺之多，果然不測。蓋唯神功運化，利萬物而流漲百川。只聽得那潺潺聲振谷，又見那滔滔漫漫天。雄威響若雷奔走，猛湧波如雪捲顛。千丈波高漫路道，萬層濤激泛山巖。冷冷如漱玉，滾滾似鳴絃。觸石滄滄噴碎玉，回湍渺渺漩窩圓。低低凹凹隨流蕩，滿洞平溝上下連。

行者見了，心慌道：「不好啊！水漫四野，淹了民田，未曾灌在他的洞裏，怎奈之何？」喚水伯急忙收水。水伯道：「小神只會放水，却不會收水。常言道：『潑水難收。』」哦，那座山却也高峻，這場水只奔低流，須臾間，四散而歸。澗壑又只見那洞外跳出幾個小妖，在外邊吆吆喝喝，伸拳擡袖，弄棒拈鎗，依舊喜喜歡歡耍子。天王道：「這水原來不曾灌入洞內，枉費一場之功也。」

行者忍不住心中怒發，雙手輪拳闖至妖魔門首，喝道：「那裏走！看打！」唬得那幾個小妖，丟了長棒，跑入洞裏，戰兢兢的報道：「大王不好了！打將來了！」那魔王挺長鎗迎出門前道：「這潑猴老大體懶，你幾番家敵不過我，縱水火亦不能近，怎麼又踵將來送命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兒子反說了哩，不知是我送命，是你送命？走過來吃老外公一棒！」那妖魔笑道：「這猴兒勉強纏帳，我倒使鎗，他却使拳。那般一個筋軀子拳頭，只好有個核桃兒大小，怎麼稱得個鎗子起也罷罷，能我且把鎗放下，與你走一路拳看看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說得是，走上來！」那妖撩衣進步，丟了個架子，舉起兩個拳來，真似打油的鐵鎚模樣。這大聖展足擡身，擺開解數，在那洞門前，與那魔王遞走拳勢。這一場好打，咳！

拽開大四平，踢起雙飛腳。縮脊劈胸墩，剜心摘膽着。仙人指路，老子騎鶴，缺虎撲食最傷人，蛟龍戲水能兇惡。魔王使個蟒翻身，大聖却施鹿解角。翹跟碎地龍，扭腕拿天索。青獅張口來，鯉魚跌脊躍。蓋頂撒花，

邊腰貫索，迎風貼扇兒，急雨催花落。妖精便使觀音掌，行者就對羅漢腳。長拳開闔自然鬆，怎比短拳多緊削。兩個相持數十回，一般本事無強弱。

他兩個在那洞門前厮打，只見蓮花峯頭，喜得個李天王，厲聲喝采，火德星鼓掌誇稱。那兩個雷公與哪吒太子，伸衆神跳到跟前，都要來相助。這壁廂羣妖搖旗擂鼓，舞劍輪刀一齊護。孫大聖見事不諧，將毫毛拔下一把，望空撒起，叫「變」，即變做三五十個小猴，一擁上前，把那妖纏住。抱腿的抱腿，扯腰的扯腰，抓眼的抓眼，掃毛的掃毛。那怪物慌了，急把圈子拿將出來。大聖與天王等見他弄出圈套，攢轉雲頭，走上高峯，逃陣那妖把圈子往上拖起，唵的一聲，把那三五十個毫毛變的小猴，收爲本相，套入洞中。得了勝，領兵閉門賀喜而去。這太子道：「孫大聖還是個好漢，這一路拳走得似錦上添花，使分身法，正是人前顯貴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列位在此遠觀，那怪的本事，比老孫如何？」李天王道：「他拳鬆腳慢，不如大聖的緊疾。他見我們去，也就着忙，又見你使出分身法來，他就急了，所以大弄個圈套。」行者道：「他那寶貝，如何可得？只除是偷去來。」火德與水伯道：「若還取勝，除非得了他那寶貝，然後可擒。」行者道：「他那寶貝，如何可得？只除是偷去來。」鄧羽二公笑道：「若要行偷禮，除大聖再無能者。想當年大鬧天宮時，偷御酒，偷蟠桃，偷龍肝鳳髓，及老君之丹，那是何等手段。今日正該拿此處用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好說好說，既如此，且等老孫打聽去來。」好大聖即跳下峯頭，私至洞口，搖身一變，就變做一個麻蒼蟲兒，真個秀溜，你看他：

翎翅薄如竹葉，身軀小似花心。手足比毛更紫，星星眼窻明明。善自聞香逐氣，飛時迅速乘風。稱來剛壓定盤星，可愛些些有用。

輕輕的飛在門上，爬到門縫邊，鑽進去。只見那大小羣妖，舞的舞，唱的唱，排列兩旁。老魔王高坐臺上，面前

擺着些蛇肉鹿脯，熊掌駝峯，山蔬果品；有一把青磁酒壺，香噴噴的羊酪椰醪，大碗家寬懷暢飲。行者落於小妖叢裏，又變做一個獃頭精，慢慢的演近臺邊，看戲多時，全不見寶貝放在何方。急抽身轉至臺後，又見那後廳上高吊着火龍吟嘯，火馬嘶嘶。忽擡頭，見他的那金箍棒靠在東壁，喜得他心癢難撓，忘記了更容變像，走上前，拿了鐵棒，現原身，丟開解數，一路棒，打將出去。慌得那羣妖膽戰心驚，老魔王措手不及，却被他推倒三個，故倒兩個，打開一條血路，竟自出了洞門。這纔是個魔頭驕傲無防備。

主杖還歸與本人。

畢竟不知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悟空大鬧金箍洞

如來暗示主人公

話說孫大聖得了金箍棒，打出門前，跳上高峯，對衆神滿心歡喜。李天王道：「你這場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變化，進他洞去，那怪物越發唱唱舞舞的，吃得勝酒哩！更不會打聽得他的寶貝在那裏。我轉他後面，忽聽得馬叫龍吟，知是火部之物。東壁廂靠着我的金箍棒，是老孫拿在手中，一路打將出來也。」衆神道：「你的寶貝得了，我們的寶貝何時到手？」行者道：「不難，不難！我有了這根鐵棒，不管怎的，也要打倒他，取寶貝還你。」

正講處，只聽得那山坡下鑼鼓齊鳴，喊聲振地，原來是兇大王帥衆精靈來趕行者。行者見了，叫道：「好好！

好！正合吾意。列位請坐，待老孫再去捉他。」好大聖舉鐵棒劈面迎來，喝道：「潑魔那裏去看棍？」那妖使鎗支住，罵道：「你這猴頭，你怎麼白晝劫吾物件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把你這個不知死的孽畜，你倒弄圈套，白晝搶奪我物，那件兒是你的？不要走，吃老爺一棍！」那怪物輪鎗隔架，這一場好戰。

大聖施威猛，妖魔不順柔。兩家齊鬥勇，那個肯干休？這一個鐵棒如龍尾，那一個長鎗似蟒頭。這一個棒來解數如風響，那一個鎗架雄威似水流。只見那彩霧朦朧，山嶺暗，祥雲變變樹林愁。滿空飛鳥皆停翅，四野狼蟲盡縮頭。那陣上小妖吶喊，這壁廂行者抖擻一條鐵棒無人敵，打遍西方萬里遊。那桿長鎗真對手，永鎮金壇稱上壽。但遇這場無好散，不見高低誓不休。

那魔王與孫大聖戰經三個時辰，不分勝敗。早又見天色將晚，妖魔支着長鎗道：「悟空，你住了！天昏地暗，不是個賭鬥之時，且各歇息歇息，明早再與你比進。」行者罵道：「潑畜，休言老孫的興頭纔來，管甚麼天晚，是必與你定個輸贏。」那怪物喝一聲，虛幌一鎗，逃了性命。帥羣妖收轉干戈，入洞中，將門緊緊閉了。這大聖拽棍方回，天神在峯頭賀喜，都道：「是有能有力的大齊天，無量無邊的真本事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承過獎，承過獎。」李天王近前道：「此言實非褒獎，真是一條好漢子。這一陣，也不亞當時瞞地網罩天羅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且休題風話。那妖魔被老孫打了這一場，必然疲倦，我也說不得辛苦。你們都放懷坐坐，等我再進洞去，打聽他的圈子，務要偷了他的，捉住那怪，尋取兵器，奉還汝等歸天。」太子道：「今已天晚，不若安眠一宿，明早去罷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小郎不知世事，那兒做賊的好白日裏下手，似這等掏摸的，必須夜去夜來，不知不覺，纔是買寶哩。」火德與雷公道：「三太子休言，這件事我們不知，大聖是個慣家熟套，須教他趁此時，一則魔困倦，二來夜黑無防，就請快去快去。」好大聖笑唏唏的，將鐵棒藏了，跳下高峯，又至洞口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

個促織兒真個：

嘴硬鬚長皮黑，眼明爪腳丫叉。風清月明叫牆涯，夜靜如同人話。泣露淒涼景色，聲音斷續堪誇。客聽旅思，怕聞他，偏在空階牀下。

蹬開大腿，三五跳，跳到門邊。自門縫裏鑽將進去，蹲在那壁底下，迎着裏面燈光，仔細觀看。只見那大小羣妖，一個個狼餐虎嘍，正卻吃東西哩。行者揀揀鎗鎗的叫了一遍，少時間，收了傢伙，又都去安排窩鋪，各各安身。約摸有一更時分，行者纔到他後邊房裏，只聽那老魔傳令，教：『各門上小的醒睡，恐孫悟空又變甚麼，私入家偷盜。』又有些該班坐夜的，搥搥托托梆鈴齊響，這大聖越好行事，鑽入房門，見有一架石牀，左右列幾個抹粉搽胭的山精樹怪，展鋪蓋，伏侍老魔脫腳的脫腳，解衣的解衣。只見那魔王寬了衣服，左胳膊上，白森森的套着那個圈子，原來像一個連珠鐲頭模樣，你看他更不取下，轉往上摸了兩摸，緊緊的勒在胳膊上，方纔睡下。

行者見了，將身又變，變作一個黃皮蛇蚤，跳上石牀，鑽入被裏，爬在那怪的胳膊上，骨實一口，叮的那怪翻身罵道：『這些少打的奴才，被也不抖，牀也不拂，不知甚麼東西，咬了我這一下。』他却把圈子，又搖上兩搖，依然睡下。行者爬上那個子，又咬一口，那怪睡不得，又翻過身來道：『刺開殺我也。』行者見他鬬防得緊，寶貝又隨身，不肯除下，料偷他的不得，跳下牀來，還變做促織兒，出了房門，竟至後面，又聽得龍吟馬嘶，原來那層門緊鎖，火龍火馬都吊在裏面。行者現了原身，走近門前，使個解鎖法，念動咒語，用手一抹，扞拔一聲，那鎖雙鎖俱就脫落，推開門，闖將進去觀看，原來那裏面，被火器照得明晃晃的，如白日一般。忽見東西兩邊斜靠着幾件兵器，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，并那火德的火弓、火箭等物。行者映火光，遇圖看了一遍，又見那門背

後，一張石桌子上有一個篋絲盤兒，放着一把毫毛。大聖滿心歡喜，將毫毛拿起來，呵了兩口熱氣，叫聲『變！』即變作三五十個小猴，教他都拿了刀劍杵索囊輪，及弓箭鎗車，葫蘆火鴉火鼠火馬，一應套去之物。騰了火龍，縱起火勢，從裏邊往外燒來。只聽得烘烘熾熾，扑扑兵兵，好似似昨雷運砲之聲。慌得那些大小妖精，夢夢查查的拋着被，朦着頭，喊的喊，哭的哭，一個個走頭無路，被這火燒死大半。美猴王得勝回來，只好有三更時候。

却說那高峯上，李天王秉位，忽見火光幌亮，一擁前來。見行者騎着龍，喝喝呼呼，縱着小猴，徑上峯頭，厲聲高叫道：『來收兵器來收兵器！』火德與哪吒答應一聲，這行者將身一抖，却把毫毛復上身來，哪吒太子收了，他六件兵器，火德星君着衆火部收了火龍等物，都笑吟吟讀實行者不題。

却說那金鐘洞裏，火焰紛紛，謊得個咒大王魂不附體，急欠身開了房門，雙手拿着圈子，更推東火滅，西推西火消，滿空中冒烟突火，執着寶貝，跑了一遍，四下裏煙火俱熄，急忙收救羣妖，已此燒死大半，男男女女，收不上百十餘了。又查看藏兵之內，各件皆無。又去後面看處，見八戒沙僧與長老還細住未解，白龍馬還在槽上，行李擔亦在屋裏。妖魔遂恨道：『不知是那個小妖不仔細，失了火，致令如此！』旁有近侍的告道：『大王！這火不干本家之事，多是個偷營劫寨之賊，放了那火部之物，盜了神兵去也。』老魔方然省悟道：『沒有別人，斷乎是孫悟空那賊。怪道我臨睡時不得安穩，想是那賊猴變化進來，在我這胎膊叮了兩口，一定是要偷我的寶貝。見我摸勒得緊，不能下手，故此盜了兵器，縱着火龍，放此狠毒之心，意欲燒死我也。賊猴！你枉使機關，不知我的本事，我但帶了這件寶貝，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，赴火池而不能焚哩。這番若拿住那賊，只把剖了點操，方趁我心。』說着話，懊惱多時，不覺的鷄鳴天曉。

那高峯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，對行者道：「大聖！天色已明，不須怠慢，我們趁那妖魔挫了銳氣，與火部等扶助你，再去力戰，庶幾這次可擒拿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說得有理，我們齊了心，要子兒去耶。」一個個抖擻威風，喜弄武藝，竟至洞口。行者叫道：「潑魔出來與老孫打者！」原來那裏兩扇石門，被火氣化成灰燼，門裏邊有幾個小妖，正然掃地撮灰，忽見衆聖齊來，慌得丟了掃帚，撇下灰耙，跑入裏面，又報道：「孫悟空領着許多天神，又在門外罵戰哩！」那怪聞報，大驚，挖進鋼牙咬響，滴溜溜環眼睜圓，挺着長鎗，帶了寶貝，走出門來，潑口亂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偷營放火的賊猴，你有多大手段，敢這等藐視我也！」行者笑臉罵道：「潑怪物！你要知我手段，且上前來，我說與你聽。」

自小牛來手段強，乾坤萬里有名揚。當時頓悟修仙道，昔日傳來不老方。立志拜投方寸地，虔心參見聖人鄉。學成變化無量法，宇宙長空任我狂。闌在山前將虎伏，闖來海內把龍降。祖居花果稱王位，水簾洞裏逞剛強。幾番有意圖天界，數次無知奪上方。御賜齊天名大聖，勅封又贈美猴王。只因宴設蟠桃會，無情相邀我性剛。暗闖瑤池偷玉液，私行寶閣飲瓊漿。龍肝鳳髓曾偷吃，百味珍饈我竊嘗。千載蟠桃隨受用，萬年丹藥任充腸。天宮異物般般取，聖府奇珍件件藏。玉帝訪知吾手段，卽發天兵擺戰場。九曜惡星遭我打，五方兇宿被吾傷。普天神將皆無敵，十萬雄師不敢當。威逼玉皇傳旨意，灌江小聖紀兵揚。相持七十單二變，各弄精神個個強。南海觀音來助戰，淨瓶楊柳也相幫。老君又使金剛套，把我擒拿到上方。綁見玉皇張大帝，曹官拷較罪該當。卽差大力開刀斬，刀砍頭皮火焰光。百計千方弄不死，將吾押赴老君堂。六丁神火爐中煉，煉得渾身硬似鋼。七七數完開鼎看，我身跳出又兇張。諸神閉戶無遮擋，衆聖商量把佛央。其實如來多法力，果然智慧廣無量。手中賭賽翻筋斗，將山壓我不能強。玉皇纔設安天會，西

域方稱極樂場。壓困老孫五百載，一些茶飯不曾嘗。當得金蟬長老臨凡世，東土差他拜佛鄉。欲取真經回上國，大唐帝主度先亡。觀音勸我皈依善，秉教迴持不放狂。解脫高山根下難，如今西去取經章。潑魔休弄獐狐智，還我齊僧拜法王。

那怪聞言，指着行者道：「你原來是個偷天的大賊，不要走！吃吾一鎗！」這大聖使棒來迎，兩個正自相持。這壁雷公、哪吒太子生噴，火德星君發狠，即將那六件神兵、火部等物，望妖魔身上拋來。孫大聖更加雄勢，一邊又雷公使搦，天王、掣刀，不分上下，一擁齊來。那魔頭巍巍冷笑，袖子中暗暗將寶貝取出，撒手拋起空中，叫聲「着！」魔喇的一下，把六件神兵、火部等物，雷公、天王、行者、棒，盡淨又都撈去。衆神靈依然赤手，孫大聖仍是空拳。妖魔得勝回身，叫「小的們，搬石砌門，動土修造，從新整理房廊，待齊備了，殺唐僧、三衆來謝土，大家散福受用。」衆小妖領命維持，不題。

却說那李天王、帥衆同上高峯，火德想哪吒性急，雷公怪天王放刁，惟水伯在旁無語。行者見他們面不顯親，心有紜思，沒奈何，懷恨強歡，對衆笑道：「列位不須煩惱，自古道：『勝敗兵家之常。』我和他論武藝，也只如此。但是他多了這個圈子，所以爲害，把我等兵器又套將去了。你且放心，待老孫再去查查他的腳色來也。」太子道：「你前啟奏玉帝，查勘滿天世界，更無一點踪跡。如今却又何處去查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想起來，佛法無邊，如今且上西天問我佛如來，教他着慧眼觀看大地四洲，看這怪是那方生長，何處鄉貫住居，圈子是件甚麼寶貝？不管怎的，一定要拿他，與列位出氣，還汝歡喜歸天。」衆神道：「既有此意，快去快去。」好行者說聲去，就縱筋斗雲，早至靈山，落下祥光，四方觀看，好去處。

靈峯疎傑，疊障清佳。仙岳頂巔摩碧漢，西天瞻巨鎮，形勢壓中華。元氣流通天地遠，威風飛徹滿臺花。時

聞鐘磬音長，每聽經聲明朗。又見那青松之下，優婆塞講，翠柏之間，羅漢行。白鶴有道來驚蟄，青鸞有意佇閑亭。玄猴對對擎仙果，壽鹿雙雙獻紫英。幽鳥聲頻如訴語，奇花色綸不知名。回轡盤繞重重嶺，古道環處處平。正是清虛靈秀地，莊嚴大覺佛家風。

那行者正然點看山景，忽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孫悟空！從那裏來？往何處去？」忽回頭看，原來是比邱尼尊者。大聖作禮道：「正有一事，欲見如來。」比邱尼道：「你這個頑皮，既然要見如來，怎麼不登寶刹？且在這裏看山？」行者道：「初來貴地，故此大膽。」比邱尼道：「你快跟我來也！」這行者緊隨至雷音寺山門下，又見那八大金剛雄糾糾的兩邊攔住。比邱尼道：「悟空暫候片時，等我與你奏上去來。」行者只得住立門外。那比邱尼至佛前合掌道：「孫悟空有事，要見如來。」如來傳旨，令人金剛繞閃路放行。行者低頭禮拜畢，如來問道：「悟空前聞得觀音尊者解脫汝身，皈依釋教，保唐僧來此求經，你怎麼獨自到此，有何事故？」行者頓首道：「上告我佛，弟子自秉迦持，與唐朝師父西來行至金嶺山金鰲洞，遇着一個惡魔頭，名喚兇大王，神通廣大，把師父與師弟等攝入洞中。弟子向伊求取，沒好意，兩家比迭，被他將一個白森森的圈子，搶了我的鐵棒。我恐他是天將，思凡，急上界查勘不出。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，又被他搶了太子的六般兵器，及請火德星君放火燒他，又被他將火具搶去。又請水德星君放水淹他，一毫又淹他不着。弟子費若干精神氣力，將那鐵棒等物偷出，復去索戰，又被他將前物依然套去，無法收降。因此特告我佛，望垂慈與弟子看看，果是何物出身，我好去拿他家屬四鄰，擒此魔頭，救我師父，合換虔誠，拜求正果。」

如來聽說，將慧眼遙觀，早已知識。對行者道：「那怪物我雖知之，但不可與你說。你這猴兒口廠，一傳道是我說他，他就不與你鬥，定要嚷上靈山，反遭禍於我也。這真着法力勸你擒他去罷！」行者再拜稱謝道：「